

笛音哨響月旅行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」前幾天跟一老友相約飲咖啡，他發來短訊說，在廣場的「精神堡壘」旁邊會合。筆者一頭霧水，幾個回合問答，才知道他說的「精神堡壘」，就是那根嵌滿廣告牌的柱子。

本來還納悶老友為何要如此「故弄玄虛」，沒想到上網一查，「精神堡壘」竟然是這類柱子的正式規範名稱。很多政府公告、商業文件裏，也都是這麼使用的。不禁連連瞪眼，太不可思議了，活了幾十年，看到許多這種柱子，也僅僅把它當成一個廣告牌和指示牌的設施，從來沒想過它叫什麼名字，而且是這麼典雅的名字。

追根溯源，第一座「精神堡壘」，就是仍矗立在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。一九四一年落成於當時的陪都重慶，為了激發全國軍民抗戰信心，命名為「精神堡壘」。這一名字，就影響到了後來那些矗立於廣場、街心、商廈門前的柱子。

生活，有時就是如此，莊嚴得可愛。筆者這代人，小時候幾乎人人在過年時放過「鑽天猴」，點燃後，像小火箭一樣，噴着煙花，呼嘯着飛上夜空。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聽說，「鑽天猴」也有個正式的名字：「笛音哨響月旅行」。手機一查，七個大字清清楚楚地印在煙花上（有的是「笛音帶響月旅行」）那一刻，甚至有點信念崩塌般的恍惚。

俄羅斯方塊再平常不過，七種組合對應I, O, T, S, Z, J, L七個字母。然而它們其實都有名字，分別是「英雄」「粉碎男孩」「小T」「羅德島Z」「克里夫蘭Z」「橘色瑞克」「藍色瑞克」。這些似乎有些浮誇的奇怪知識，筆者卻是中學時代就牢牢記住了，並以此炫耀於小夥伴。其實這跟孔乙己「回」字有四種寫法差不多，並沒什麼用。但生活有時候，也會無聊得可愛。



男人比女人更浪漫嗎？

英國作家簡·奧斯丁的經典小說《傲慢與偏見》中，出身名門的達西先生向鄉紳之女伊麗莎白求婚，他的貴族姨媽大為不滿，認為雙方門不當戶不對，達西此舉是昏了頭。小說家言，不必完全當真，但研究西方婚姻關係演變的專家指出，歷史上男人的確顯得比女人更浪漫，因為他們可以「低娶」，不用太計較女方的地位、財富，而女人需要考慮如何維持生活，多半會聽從父母之命嫁給能保證她們衣食無憂的男人。

西方人對婚姻的浪漫看法並非古已有之，而是最近百年內才逐漸形成的。從前的婚姻首先是一種經濟關係，保證夫婦合作能支撐門戶，繁衍後代。麵包師的兒子娶麵包師的女兒，貴族家庭彼此聯姻。男人能享有「戀愛腦」的奢侈，何嘗不是因為男女經濟地位存在差異，女性缺乏經濟獨立所致。歷史上女人是婚姻中的弱勢群體。美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沒有「無過錯離婚」，妻子必須上堂舉證，說服法官丈夫嚴重虐待或拋棄妻兒，才能擺脫不幸的婚姻。

現代男女趨於平等，但對婚姻的要求也變得極高。養家餬口不再是最重要的標準，人人都期待配偶能像米開朗基羅雕塑頑石那樣慧眼識珠，幫自己發展潛能、成長為最好的自己。二人因此心理壓力陡增，可能從甜甜蜜蜜的戀人演變為糾纏不休的怨偶。所以美國才會有那麼多提供心理諮詢，診療伴侶關係的心理醫生。有時候，與其期待伴侶滿足自己所有的情感、心理需求，不如放低要求，放鬆心態，向朋友傾訴更為合適、有效。愛情可能浪漫，婚姻卻必須依賴一定的理性才能持久。



第二次走進喀什古城時，我在一家飲品舖看到「泥做的喀什」這句話，兩天來所得的喀什印象霎時清晰起來。且不说女媧抔土造人的傳說，幾千年土裏創食的歷史足夠孕育人與泥土之間的親近感。

古城外有一處稱為「高台民居」的生土建築群。以前，打鐵的、製陶的、織毯手工藝人聚居於此，在這高四十多米、長八百多米黃土高崖上，他們以泥作造屋的建材、製陶的原料，綿延生息，築就文明的基底。這些泥感十足的房屋大部分經過修繕，

上回提到，心流的快樂，是一種教人成長的快樂。它提醒我們，幸福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，而是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。快樂必須在行動中被創造，而心流便是這種創造的過程：我們一邊挑戰世界，一邊塑造自己。

但快樂的文化意義，在不同社會中並不相同。語言學研究發現，「挑戰」（challenge）一詞在翻譯成不同語言時，常常引起誤解。對西方人來說，挑戰往往意味競爭與成就，但在一些東方文化裏，挑戰更像是一種「自我表達」或「機會」，它不一定需要勝負，而是展現內在潛能的契

東九文化中心是香港的最新表演場地，何種題材和形式的節目較適合開幕誌慶，應該是主辦單位的重要課題。音樂劇《一束光——高錕的記憶》成為劇場首個正式開幕節目，節目內容如何配合場地性質，以至節目的特殊意義，才是開幕節目是否具有紀念意義的關鍵。

顧名思義，《一束光》以「光纖之父」高錕教授的生平和貢獻作為故事內容。以真人真事為題材的戲劇，從來都更考創作人心思。如何有趣地呈現主人翁的真實事跡，並且適度進

還其舊貌，少數保留着破敗的原狀，層疊錯落，高低起伏，勾出別致的天際線。行走其間，如穿歷史隧道進入古喀什人日常生活。

以書作喻，「高台民居」類似引言，喀什古城才是正文。古城歷史悠久，目前的街巷布局和民居建築成型於清代。城內巷道交錯，據說有數百條之多。民居方方正正，牆體飾以精美磚雕。這些房子大多開了民宿或店舖，聚成「汗巴扎」「藥茶巴扎」「土陶巴扎」等。城裏最著名的要數「爺爺的爺爺的爸爸的釐」，舖子開

機。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有心理學研究提到東方人更傾向於在藝術、園藝、手工或靜修之中找到心流，而非在比賽之中。

在現代社會，心流的意義尤其迫切。契克森米哈伊指出，唯有當任務需要「自主、專注與技能」時，人方能進入心流。當工業化與科技化使人遠離創造性的勞動，許多人便感到異化，彷彿被剝奪了自主與挑戰的權力，因此難以在工作中獲得快樂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常在嗜好裏比在職場上更快樂。問題不在於工作本身，而在於我們是否擁有行動的主導權。

《一束光——高錕的記憶》

行藝術加工，藉此彰顯主人翁與時代及社會的關係，全都是創作人更需考量的藝術問題。高錕發明的光纖技術，不單是科學文明的重大革命，更重要是他無私地將該技術奉獻給全人類，不以此謀求個人利益。借助高錕的科學精神，配合東九文化中心的科藝理念，節目的定位已具備先天條件。

《一束光》以音樂劇形式述說高錕生平，連場歌舞配合鐳射燈光效果，確能營造舞台科藝形象。劇場以多個方形升降台作裝置，不同場景能

在拐角，鋪面不大，麥香四溢，大鑊筋道，小饅酥脆，風味純正。拗口的店名告訴人們，歲月流轉，但古城主人依然是世居於此的喀什人。

就着微辛的維族藥茶，我嘗了四種不同口味的饅；又喝了瓷缸子燉羊湯，吸了現榨石榴汁，攪了烤「羊娃子」肉。此時，已過夜間十一點，古城裏各色燈光逐漸暗淡，房屋露出泥木土色，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遊人緩緩散盡，街邊長櫈的坐客換成了三三兩兩的維族大娘，低聲說着維語，不時抬頭向走出古城的路人微笑致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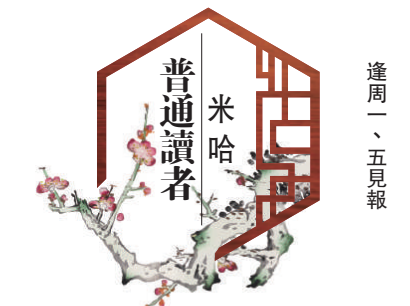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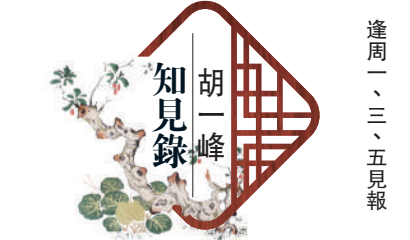
從文化的角度看，心流還有更深的意涵。當個體在挑戰中成長，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。人類的文明正是在無數次「心流」中誕生的：工匠精進手藝，詩人琢磨文字，發明家理首試驗，這些專注的瞬間積累成歷史的長河。幸福，不只是個人的感覺，更是文化演化的引擎。

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心流：它是一種內在秩序的經驗。當外界的混亂與內心的專注交會時，人暫時擺脫了無意義的雜音，回到了生命的核心。當行動與意識合一，當我們不再分心於「我做得好不好」、「別人怎麼看

夠變化成各式環境，再加上電子幕牆投射影像作背景，能夠令全劇順暢進行，視覺效果目不暇給。不過，全劇的內容仍然可再深思，從而令觀眾得到更深感受。

故事線以未來少女的角色作為引子，尋找高錕的記憶作為脈絡，講述高錕發明光纖技術曾遇到的困難。上半場能夠呈現一些衝突場面，突顯高錕的冒險精神。然而，未來少女的角色定位與劇情發展並沒有緊扣關連，直到全劇尾聲以未來少女作為終結，雖說是首尾呼應，但並未發揮感動效

泥做的喀什，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和商貿基地，古稱「疏勒」，《漢書》列為「西域三十六國」之一。幾千年時光淘洗，多樣文化在此交融積成文明之泥，滋養生靈，歲月靜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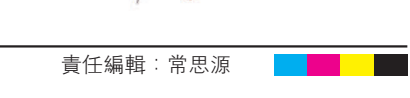


出，更以文創形式延續生命，例如西安大唐芙蓉園將赤金走龍放大為戶外雕塑，陝西歷史博物館亦曾推出「金龍引」香立等等。

「唐風萬里：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」展期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讀者可前往參觀，親身感受大唐文明的光芒。

然而，行業雖在往好的方向改善，仍有不少提升空間。例如：託運前的健康檢查是否落實？極端天氣是否暫停出運？長途運輸是否有休整點並提供飲水與排洩？這些問題仍待建立更清晰的標準。

寵物不會說話，也無法表達託運過程中的恐懼與不適，因此唯有讓人類替牠們爭取更加安全且人性的運輸環境。寵物託運不該只是新興行業，更是對生命尊重的延伸。



赤金走龍



金走龍」。

這組小龍共六條，最高者僅二點七公分，重約四克，卻處處可見唐代金工技藝之精妙：龍身以金條掐絲焊成，雙角彎曲，四肢直挺，通體以鑿刻技法雕出密緻鱗片，眉目鬚髯無一遺漏。

與傳統飛龍形象不同，赤金走龍呈行走或奔跑姿態。學者推測，它們可能用於「投龍祭祀」儀式。唐代皇

室為祈國泰民安，會將寫有祝禱文字的玉簡與金龍一同沉埋山川，以龍為信使，溝通天地神靈。同陝西歷史博物館藏鎏金鐵芯銅龍，也印證了此類祭祀活動在當時的盛行。

赤金走龍的龍身線條流暢，姿態富於動感，不僅展現了唐代金工的高超水準，也體現了那一時代充滿自信的審美情趣。它不僅在博物館中展

缺憾美

文物，彷彿藏着一顆顆美麗的古老靈魂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「古埃及文明大展——埃及博物館珍藏」，剛於十一月二十日揭幕，二百五十件古埃及珍罕瑰寶，叫觀眾大開眼界，嘆為觀止。其中最令人深刻的展品，是圖坦卡門巨像。

圖坦卡門是古埃及的少年法老，充滿傳奇色彩。他年少繼位，掌權約十年，其間推翻了父王阿肯那頓的一神宗教改革，回歸傳統宗教，相當勇敢和有魄力；約十八九歲駕崩，英年早逝；他的繼任者，曾刻意抹去其統治痕跡，甚至不客氣地挪用他的巨像，直至考古學家發現了圖坦卡門陵墓，他才為世人所知。那是極少數未被嚴重盜擾的法老陵墓，出土了幾千件珍寶。

這尊巨像之所以叫人難忘，不在完美，而是缺失。面龐左下方，被挖出一道痕；一對手一雙腳都沒了，雖然難掩其俊美優雅儀表；腰

帶扣上刻寫的名字，明顯有被篡改的痕跡，是巨像曾被兩位繼任者挪用的證據。然而，圖坦卡門巨像的殘缺，卻似乎更突顯這位少年法老經歷大起大落，添上悲劇色彩，竟有令人黯然神傷之感。這種殘缺之美，反而更加震撼。

此像原本高度超過五米，本為一對，另一件於芝加哥大學古代文化研究所博物館完成修復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根據修復工作與考古紀錄，藉着光雕投影技術，虛擬復原其原貌，投影時，巨像重現缺失部分及原有色彩，重拾昔日風采。

有得對照就好。原來我還是更愛那種遺憾美、缺憾美。



寵物託運需更進一步

隨着「寵物經濟」的蓬勃發展，「寵物託運」也在這股浪潮中成為備受關注的新興行業。在網上異地購買寵物早已是普及現象，無論是名貴犬種還是救援領養，都可能涉及跨省甚至跨國託運。然而，頻繁曝出的寵物於託運途中，中暑脫水、暴力摔打，甚至慘死的新聞，讓飼主與商家深感震撼，也加速推動了寵物託運行業的規範化。

如今，寵物託運逐漸從灰色地帶走向合法、正規營運。部分物流企業推出「寵物專運」服務，配備空調運輸車、實時監控、獸醫陪同等措施，也有專業託運公司針對寵物的不同體形、品種與健康狀況設計多樣化籠具與休息靠方案，讓寵物不再只是被塞入貨艙的一件「包裹」，而是需要悉心照料的旅客。商家與買家也愈發重視託運環節，紛紛要求託運方提供證照、運